



黑面具 译丛

侦探故事集

2

Sneaky Little

Sleuth Stories

Stefan Dziemianowicz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张晓平等/译

珠海出版社

西方经典

侦探故事集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2辑/[美]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主编
希区柯克等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12

I.当… II.①斯…②希…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西方国家
-近代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6939号

ISBN7-80607-772-3/I·308 ¥84.00元

中国广东省图书版权登记19-2000-186号

100 Sneaky Little Sleuth stories Copyright ©1998 by Stefan Dziemianowicz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0 by Zhu Ha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2辑 ——西方经典侦探故事集

©[美]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策 划: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张继业

装帧设计:刘海啸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47幢A座)

电 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32工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50.125 字数:1200千字

版 次: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版

印 数:10000

ISBN7-80607-772-3/I·308

E-mail:zhcbsl@mail.zhuhai.gd.cn

定 价:84.00元(全4册,本册21.00元)

侦探的生活并不轻松(代前言)

他们常常加班加点,超时工作,但却领不到超时工作的报酬。街头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为委托人着想,但却无法提高合作者的待遇。他们的工作只有在别人出了差错或决策失误时才会有进展。他们受到权威部门的轻视,连媒体都拿他们作为取笑的对象。他们尽职尽责,总是希望把应承的任务完成得更好,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也很少受到奖励。他们每天都处在枪口之下,可当他们真的倒下时,总会有其他人来顶替他们的位置。

而这,不只是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幸运者的情况。

另外一些侦探,他们既没有佩戴过警徽,也没有挂出过写有他们姓名的“私家侦探”的招牌。他们是遍布全国各个城镇的普通男女。他们会被地方上的清规戒律羁绊,不得不在只注重大案的警方有所忽略的地方寻找蛛丝马迹。较之侦探技巧,他们受益更多的是爱打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勇往直前的往往是他们的是非观而不是付费多少。他们不带枪,所以,总因过分自信而处在危险中。警察对他们采取屈尊俯就的态度,而罪犯也没把他们看成是解决不了的麻烦。一旦交了差,他们又会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状态中,既不引人注目,也不对他人品头论足。

但是,不管他们已经是同行中的庸中佼佼还是初学乍练

的新手,他们只有拼命干才行。他们识骗局,缉盗贼,挫阴谋,擒真凶。他们没有什么罪案不能破,侵吞挪用,绑架勒索,巨额盗窃,间谍活动直至谋杀重罪。他们的眼睛不会漏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线索:弹孔的角度、孩子被诱拐的日子、疑犯衣服上的破裂处、死者的最后一餐、凶案发生的具体时间、委托人的职业,甚至罪犯提供的不在现场的铁证,在他们看来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收集在此的一百个故事,就是上述观点的佐证。一系列罪案的发现和破解,靠的就是那些有着敏锐的探究眼光的人们。靠少得可怜的线索,条分缕析,破解一个又一个疑点,最后,他们总能及时地把罪犯缉拿归案。

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好的侦探,就像好的魔术师,从不泄露他们的绝活儿。不管是什么人,增加些推理能力,凡事问一个为什么,这肯定是有益无害的。这有助于使我们变得谦卑起来。谦卑令侦探们能安全地进出最富有挑战性的场合,看到或听到那些不融入当地的背景就无法看到或听到的事情,避开繁文缛节,敲开一扇扇对穿制服的人紧闭着的大门,谦卑使得那些资深老辣或初学乍练的侦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私生活中来,突破我们的心防,窥探到我们的秘密。

读过下面这些故事,你就会知道我们所言不谬。你会惊奇地发现侦探们如此谦卑——而我们自己却如此傲慢。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纽约,1997

目 录

侦探的生活并不轻松(代前言)	1
有其父必有其子	理查德·T·齐兹玛 1
倾 听	琼·R·兰斯戴尔 9
多一点调查	琼·赫斯 14
锁 门	约翰·麦克莱 23
最长久的快乐	C·J·亨德森 27
如影相随的男人	爱德华·D·霍克 32
公正的实质	哈尔·艾尔森 36
安乐死	达里·克拉克 46
圆脸男人	杰克·伦敦 51
凶 手	杰西·卡罗尔·奥特 58
谋杀植物	查理斯·E·弗里奇 65
精神杀手	小查尔斯·贝克曼 73
好一个“救命者”	爱德华·韦伦 80
鼠舞之夜	乔治·威廉·雷 83
无衣遮体的凶手	斯坦·诺尔顿 94
老 查 理	乔·R·兰斯代尔 100
一个嗜杀成性者的陈述	约翰·R·普拉特 107
没有送出的鲜花	莫里斯·赫什曼 115
付账及时的奥蒙德	哈伦·埃利森 125
相同的遭遇	比尔·普龙西尼 131

奇怪的电话	罗曼·A·拉涅里	141
死后发生的故事	乔伊丝·卡罗尔	146
魔王的代价	J·L·弗伦奇	149
僵尸的皇后	考斯塔·卡洛斯奥	159
寻找遗体	杰克·里奇	169
合意的房子	亨利·史勒莎	180
杀手约翰尼	唐纳·瓦德雷	189
香水凶杀案	杰克·伯恩	193
托儿艾迪	史蒂芬·玛罗	197
永久的困惑	约翰·鲁兹	204
谋杀交易	约翰·卢茨	208
长统袜	拉姆齐·坎贝尔	215
头版新闻	理查德·L·弗林	226
网球场	布伦达·梅尔顿·伯纳姆	235
试验	莫里斯·利维尔	246
耳聋人	罗思·古兰特	250
今日特价	丹尼斯·埃切森	261
三倍赔偿金	查尔斯·E·弗里奇	268
绳球	爱德华·D·霍克	277
明日专栏中的两英寸	哈伦·埃利森	289
霸王龙	诺曼·帕特里奇	296
接龙游戏	威廉·弗赖尔·哈维	301
致命因素	塔尔梅奇·鲍威尔	309
散步	乔·R·兰斯代尔	319
第四维时空的谋杀	克拉克·阿什顿·史密斯	326
为什么我没有谋杀妻子	阿瑟·洛森	336
谁是凶手	米切尔·A·布莱克	345

午饭会按时准备好吗	伊丽莎白·恩格斯多姆	357
有得有失	杰克·里基	366
池塘边的女人	休斯·B·卡维	377
林间墓地	弗朗克·贝尔克内普·朗	386

有其父必有其子

理查德·T·齐兹玛

在我成长的日子里，父亲节总是一桩盛事。老头子喜欢这个节日。床上的早餐（我得告诉你，那时候，母亲准备的火腿煎蛋，分量足得盘子几乎装不下）下午院子里举行的烧烤；互赠马蹄铁；抛球游戏；所有这些傻里傻气的活动都会让我们笑个够。到晚上就驾车去市中心大吃蛋卷冰淇淋和泡沫牛奶；所有四块车玻璃都被摇下来，春天清凉的夜风吹在我们脸上；爸爸坐在方向盘后面，扯起嗓子跟着广播一起唱，两只大手搭在方向盘上部。妈妈坐在他旁边的乘客座上，侧身朝我们转眼睛，假装很尴尬的样子。

我们是三个男孩——三个伙伴，爸爸总这么叫我们。我是最大的，因此担负着大部分责任。我得确保那个盛大周末来临的时候草坪和篱笆收拾得整整齐齐，人行道也要打扫干净。每年是我到费彻的杂货店里买来贺卡，让马特和劳伦斯签上名。最重要的是，我负责带领大家准备礼物。当然，我们那时还是孩子，我们的礼物远非昂贵珍稀，不过是在学校里做的一些小东西而已。每一样都包着，用苏格兰胶带紧紧扎住，以便尽可能拖长早饭后父亲打开礼物时那一整套郑重其事的仪式。

我能记起的我做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只牛蛙形的烟灰碟。涂成了绿色，当然啦，非常耀眼的绿色，也是惟一一只长着黄色大牙的牛蛙。爸爸喜欢它。当他从盒子里抽出它来时，他

大吼一声，震得床架嘎嘎作响。他握住我的小手，摇了摇，告诉我他为我感到特骄傲。他确实感到骄傲，你能看出来。

接着就是记得有一年马特给老头子一个木制的烟斗架，这样他好搁在台板上。用砂纸细细打过，经过抛光和油漆，达到了完美的极致，确实如此。冲这，我认为马特本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工匠，那真是个不错的工作。

劳伦斯是最小的，也是最聪明的，他是家里的作家，刚刚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在三年里的每一个父亲节献给老头子一本劳伦斯·利原著故事。每本都由五个小章节组成。每一章的结尾都紧张刺激，悬念丛生。用打字机打在美术纸上，字迹清晰，颜色深黑，并沿着纸的中线仔细地钉上订书钉。每一本的扉页上都有一幅极其细致的铅笔素描。故事本身也令人印象深刻——老头子被描写成早期西部的一个亡命枪手。强壮而勇敢，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一个西部旷野的罗宾汉，屁股后面插着六发连击的手枪，跨下一匹追风白马吉卜赛。在我们孩童时期送给父亲的所有礼物中，我知道这些故事是老头子最喜爱的。当然，他嘴上永远不会承认的。

数年之后，我们都离家去上大学，业余时间都有不错的工作。每个人都攒下了些钱，我们把钱凑在一块，要买一件特别的礼物：一辆约翰迪瑞割草车。第一流的全新的割草车，驾驶盘上系上一条阔长的红丝带。那一年的早餐后，我们的这件礼物让他大吃一惊，他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也是，这是我们，包括妈妈，第一次看见这老伙计说不出一句话来。现在想起来我都会不禁莞尔；每次打电话回家妈妈都告诉我父亲没法接电话，因为他正在割草坪呢……又在……是那一周的第二次了。

是的,在我长大成人的那段日子里,父亲节总是一桩大事。

碰上好天气,开车去海戈斯顿监狱只需三个小时不到的时间。估计到今天早晨路上的车会比通常多一些,所以天还没亮我就出发了。开车时我把暖气打开,关了收音机;昨晚下了雨,六月的晨风竟有飏飏的凉意。

在这些曲折的乡间小路上我本不该开得那么快,而且由于是节日,已经延长了探访时间,但我想提前几分钟到,也好第一批填写表格,登记我带去的礼物。车后座上放着一大袋撒着巧克力屑的甜饼,一堆崭新的筒装书——大部分是西部小说,和六盒他最喜欢的装在烟斗里的烟草。

路上没什么车,这段行程一共花了两小时三十五分钟。时间足够让人好好想些事情了……即使他不愿意想。

在卵石铺就的停车场下车的时候,早晨的太阳已是大放光华,凉意业已从空气中散尽。我听见一段距离外的树上婉转的鸟鸣,寻思大墙那边的人们听到鸟的叫声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大厅里有先到的访客,分散四处等待着。大多是年轻女人和脏兮兮的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的孩子。也有些老年夫妇。我脱了外套坐下时,他们谁都没理会我,只是片刻间低语的声音沉寂下去,随后一切又恢复了原状。在这间房子里,我从没听到有谁用正常嗓音讲话;只有低声耳语。接待室里总是这副光景。这里的会面令人尴尬。没有人呆头呆脑地东张西望,紧盯别人瞧。好像我们都是某个俱乐部的始创成员——由于各自对铁栏杆后面的某个人的爱而走到一起来,彼此分享着同样剧烈的尴尬,恐惧和绝望混在一处的感受,这些深藏

的情绪由于他们来到这里而浮出表面。

父亲在这里已经快三年了。除非他的案子重新审理——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得呆在这儿直到死。但我不愿多想。我宁愿梦想有一天他重获自由，回到他所属的地方——回到家里和我在一起——安度他退休后的闲适日子。

而我们都清楚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他再也不能回家了……而老头子仍然坚持他没有后悔。心情激动地发誓如果一切重来一遍他还会这么干。他告诉我：“不要忘了，我是在保护我的家。”

有时候，家庭分崩离析，却无从探索其原因。年代久远的秘密依然无人知晓，隐秘的情感仍深藏在心底。有时候，家庭的联系其实不像看上去那么密切，从来不是，而只有时间的流逝才把这可悲的事实公诸于世人。

不过，你知道，这正是滑稽的地方。我们从未分离过——我们从来都是亲密无间，紧紧团结在一起，仿佛聚成了一点，接着便爆发出来——一切都结束了。今天我们是一个家庭，明天我们就不是了。看起来就好像是马特和劳伦斯背着大家合谋策划了所有这些可怕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马特进入房地产业。他娶了一个势利的女人詹尼弗（既不是詹尼，也不是詹，而是詹尼弗），搬到东部的安纳波利斯，把水滨住宅卖给雅皮士们，赚到六位数的一份年薪。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已经有了两个自己的男孩，发现詹尼弗与一个同事有私情后，他便离了婚，接着第二次结婚。这一次娶的是个比他大的女人，也在房地产业任职。我没见过她，但她叫维基，声音十分悦耳，电话里听起来非常友好（尽管我和她只通过两次电话）。

劳伦斯不仅是菲利家最聪明的一个，他也证明了自己是最勤奋的一个。他进入广告业，把自己的创造才能用在获取利润上。他累断脊梁地埋头苦干，把每一分钱都存起来，整整熬了十年，三十才出头，便已在巴尔的摩商业区开创了一家小型的广告公司。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成为这个行业里一颗迅速升起的新星，不时出现在各类商业杂志里，麾下有二十多名雇员。去年（我在报纸上读到的；我们已经有五年没说过话了），他在纽约城设了第二个办事处。

尽管他们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马特和劳伦斯的变化也日益显著。是朝着最糟的方向变化。当然，生日和圣诞节的时候仍会有卡片和礼物寄来，但除此便什么联系也没有了。爸妈和我很少能和他们交谈——看见他们的时间就更少了——每当朋友和邻居问起，我们都会作出迅速的回答，强装笑脸。有几年的时间里我们不断地尝试，确实想尽了办法，但我们的大多数去信杳无回音，我们的电话留言也无人理会。整个情况让爸妈很生气。他们会坐在餐室桌子上慢腾腾地嚼着甜点，一边说：“如果他们因为来自这个小镇，因为出生于我们这样一个小地方的家庭而感到羞耻的话，那也只能如此了。他们俩觉得自己是大人物了。让他们离开才好呢。”而我看他们不满和怨恨以外的情感。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正像我一样——陷入了受到伤害、困惑不解和被抛弃的情结之中。这确实是一种痛苦的感受。这样的事可以发生在别的家庭，但天那，不该发生在我们菲利家。

所以，就这样，我们变成了三口之家。

没多久，只剩下两个人了。

1989年的复活节周末，妈妈在睡眠中去世了，所有的人——包括爸爸——都认为这是件好事。她一直忍受着病痛的

折磨。肺癌,不管你相不相信,事实如此。她才五十三岁,这一辈子从没吸过烟。

当然,马特和劳伦斯都没能回来参加葬礼。如果你心存怀疑(州里的警察们后来确实也曾以某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暗示过),妈妈的去世,加上他们没有在他们母亲的葬礼上露面是促成一切后果的导火索。老头子头脑里的某样东西就像湿重的树枝,终于断裂了,他再也不是原来的他了。

没多久,他就开始把猫带回家。走失的猫或是店里买的,全无所谓。有时候一个月里他会带回来两到三只。他称它们为自己的新家庭。我们两个需要有一个家庭来让我们照顾,他说。一个住在同一屋檐下,永不分离的家庭。就等着瞧吧。

到了那一年的圣诞节,我们和二十多只不同大小、形状和颜色的猫住在一块。每一只,老头子都给取了名字。而我得承认,他是对的;我们又像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了。他肯定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好久以来,我第一次见他如此高兴。

接着,复活节刚刚过去,母亲周年纪念日之后不久,事情的发展终于到了极限,老头子杀了本森家的孩子,一切都爆发了出来。

开车回家的这段路似乎永远都走不完。又在下大雨了。密集的雨丝飘摇而下,我只能竭力做到不让轮胎滑出路面。我来回地调收音机的频道,竭力想一些令人振奋的事情,但却无法摆脱那双眼睛。闪耀着如此热切的欢乐和喜爱的神情,满足于我的礼物,为我在这个特殊日子里来访而欣喜若狂。然而,紧接着谈话转向别处,他开始询问家里的情况,他的眼睛于变得陌生而可怖。如此的专注,紧张,显出心意已决的坚定表情。它们属于一个比他年轻几十岁的人;它们是在很久

以前那个夜晚咆哮而出，追赶本森家的孩子的那个陌生人的眼睛。

于是我握起他颤抖的手，轻轻捏几下，告诉他它们一切都好，我总是这样说。告诉他，我把它们照顾得很好。告诉他，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安然无恙，它们很快乐，很健康。

我走的时候，他用呜咽的声音告诉我，现在家里的男人只剩我一个了，它们只能靠我来照顾了，大滴的眼泪顺着他的脸颊汨汨而下，我的心都要碎了。

我将车开进满是泥泞的车道，已经半夜了。借着顶灯发出的光，我瞥见一团模糊的黑白相间的皮毛从我面前穿过消失在前廊的下面。仅仅在这一瞬间，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至于我，哦，我仍旧在这里。我从没离开过这个小镇，除了上大学的时候（该死的，即使那个时候，毕业十天，我便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卧室里）。我没有结婚，没有孩子。实际上，你还能看到我一周六天在布拉德萧县的图书馆里伏案工作，每隔一周的星期六的晚上到市中心电影院看场电影。恐怕我的生活平淡无奇。

但你得明白，我适应这样的生活。一个月之前，我过了四十六岁的生日。我终于开始丧失阵地了——头顶正在变秃，臀部也变得肥胖起来。前不久也开始戴眼镜了。在图书馆里，孩子们偶尔在我背后窃笑，但他们只是些孩子；他们笑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当然，有时我也听见背后的窃窃私语，我知道那些传闻——关于老菲利发了疯，赤手勒死小比利·本森，而本森只不过是点着了老头儿的一只猫的毛而已。

我知道他们也开始谈论我了：我和老头子当初一样疯狂。花那么多时间独自和一屋子臭烘烘的老猫呆在一起。就像个

青灰色头发的老处女。

然而你知道么？我一点都不介意。尽管有这些不如意，我仍然喜爱小镇。仍然热爱我的生活。我感觉到我生活中某种东西正是我想要的。我只能这样来解释。只是感觉。

当然也有些夜晚——通常是我在前廊喝了太多的啤酒之后，我醒着躺在床上，凝视着一团黑暗，想我的生活最终会变成怎样。我想到马特和劳伦斯，不明白他们所作所为究竟为何目的。我想母亲，她如果活着的话不知对此作何感想。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头子，想起他焦虑忧扰的眼睛，想起那只做成牛蛙样子的旧烟灰碟，想起小的时候，经常在晚上，我们驾车去买冰淇淋。但，你知道，那些想法并无益处。回答任何一个问题都很困难，而那些夜晚又是如此的漫长孤寂，有时甚至有点吓人。

但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感觉到脸上的阳光，闻到空气里咖啡的香气，听到我的家人——那些猫，呜呜地向我的脚踝聚拢了来，我便找到了所有想要的答案。

并且我要告诉你别的事情……我和父亲是一样的。我一点也不后悔，一点也不。

倾 听

琼·R·兰斯戴尔

那位精神病医生穿着蓝色的衣服，这正是麦格森心情的写照。

“先生……噢？”精神病医生问道。

“麦格森，弗洛伊德·麦格森。”

“噢，先生……”

“麦格森。”

“好吧，到办公室里来。”

这间办公室非常阔气，里面有好多类似蜥蜴肚皮纹络的豪华黑色椅子。四周墙壁上装饰着抽象派的油画，巨大的胡桃木办公桌上蹲着一尊金属雕塑。还有一个长沙发，当然它跟电影里的一模一样，棕色的皮质，两端各有一个垫背，看上去似乎如果你一屁股坐下去的话，就会马上消失在它的柔软里。

他们都坐在椅子上，然而精神病医生却坐在办公桌那边。麦格森坐在病人这一边。

精神病医生是个年轻人，然而却表现出一种早熟的气质。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看上去都极像个聪明的行家里手。

“来，”精神病医生说，“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麦格森不停地拨弄着手指，舔着嘴唇，视线转向一边。

“来，现在开始吧，你来这里是寻求帮助的，那我们就开始吧。”